



端午与麦收的 交响曲

□ 高明久

1970年，我初中毕业第二年的端午，天还未破晓，磨镰声已划破寂静。父亲刻意用声响叫我醒来，母亲在灶间拉着风箱，“呱嗒呱嗒”的声响与磨镰声此起彼伏。大铁锅里煮着绿豆汤，腾腾热气裹挟着绿豆汤的香气混着柴火味弥漫在院子里——这是记忆里端午节最深的底色，既非粽香，也无龙舟鼓点，而是丰收的喜悦与抢收的焦灼。

东方刚泛鱼肚白，村东大洼的麦田在晨光中泛着金色的波浪。微风吹过，麦穗相互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是大地在低语。队长四叔站在地头儿排兵布阵，古铜色的脸上刻满车辙似的皱纹。四叔见我匆匆忙忙赶来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刚下学，才学活儿，先割顺把吧。”

那时，没有收割机，麦收全靠人力。三人一铺，中间领铺的在前开路，镰刀翻飞如银蛇吐信，决定着割麦的速度和放铺的距离；技术较差的割顺把居右，便于左手往中间铺上放麦子；割顶把的技高一筹居左，左手往中间铺子上放麦子有些别扭，所以叫顶把。还没开镰，我的内心已经打起小鼓，战战兢兢地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，感觉手中的镰刀重若千钧。

第一镰下去，麦秆应声而断，断面渗出清甜的汁液。但紧接着我就乱了章法——左手抓不准麦秆，满手都是麦子，割一镰放一次，右手使不好镰刀，不一会儿手脖子又酸又疼，镰刀不听使唤，麦茬割得七高八低，一溜“马蹄”。汗水很快浸透衣衫，在后背结出白色的盐霜。

身后，老人们敛麦成捆，车把式将“小山冈”似的麦个子装在前后两头都有车挡的大车上运往打麦场。

常言道：蚕老一时，麦熟一晌。端午的烈日下，连艾蒿的清香都压不住汗碱的咸涩。

村东大洼地垄长，一垄就是一亩。割出去不到二十米，我就远远落在后面，腰酸背痛，满头大汗，割两步就想直直腰。就这样，也是父亲割了四垄，给我剩下两垄。再后来，父亲干脆割五垄，我割一垄才勉强跟上趟儿。

我站起身，看着与我同岁的广勤和保成在前方遥遥领先。他们弓着腰，动作娴熟得像在跳舞，镰刀过处的“嚓嚓”声富有节奏感。他们挥舞着镰刀，有说有笑像赛跑。保成甚至还能腾出手来用麦秸编织小蝴蝶结扔给我。我又羞又急，不服气又没办法，急得想哭。

不知直了多少次腰，流了多少滴汗，终于到头了。我顾不得好看难看，一骨碌躺在地上，仰面朝上，浑身像散了架似的，没有一个地方不疼。

“怎么样啊？爷们儿。要不跟那些老人一起去捆麦个子？”队长四叔见状走过来劝我。

“那哪行啊！我是男劳力，是青年，要是不割什么时候能学会？”我红着脸，腔调像泪水泡过似的。

父亲也是这个意思：“刚下了学，慢慢就会学会的，坚持坚持吧！”说完，把我喊起来，递给我一碗绿豆汤。接着，挥起镰在地头上给我演示，“步子要稳，抓麦子要准，不能一镰搁一回，起码两到三镰才能放一次。右手脖子要挺死，镰尽量贴紧地皮平着用劲拉，不要提镰，提镰斜拉割麦费劲不说，还容易割‘马蹄’。左手要拧着花抓。不要老是直腰，越直腰，腰越疼！”

稍作休息，大家又开始往回割。我咬紧牙关，用心照着父亲说的那样去做。渐渐地找到了感觉，起码不再让父亲落下那么多。到了下午，虽然还是腰酸腿疼，手上磨起了血泡，但割麦技术有了很大长进，基本上能跟上趟了。

那年麦没过完，我就练得顺把顶把都能割了，有时还能领铺呢！
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麦收不仅是一场农事劳作，更是一场成人礼。麦子从播种到收割，就像人的成长，要经历风雨的洗礼，才能结出饱满的穗粒。人也要经历磨难、锻炼才能健康成长。那年麦收，我的手掌结了一层厚茧，肤色也晒得和父亲一样黝黑。

如今，每到端午，当人们谈论粽子甜艾叶香时，我总会想起那年的割麦场景。记忆中的画面依然鲜活：父亲弓腰割麦的背影，四叔爽朗的笑声，还有麦芒刺在皮肤上的微痛。这些感受比任何粽香都更深刻地烙印在我的生命里。是那次麦收，教会了我坚持的意义，也让我懂得收获需要辛勤汗水的浇灌。

打麦场变迁记

□ 胡芝芹

土地还是那片土地，麦田还是那块麦田，但因管理方式的不同，土地滋养的小麦长势却是一年更比一年好，小麦的产量也是一年更比一年高，打麦脱粒的场地也在不断变迁着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村里把土地分包到户时，小麦还没有收割。一场热辣辣的南风把麦田吹黄后，父母把责任田里的麦子割下来，带着麦秆运回家，堆在家里仅有的四间平房里，满满当地挤了一屋子。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们，觉得既新奇又兴奋，家里哪有这么多麦子啊，个个麦穗上闪烁着的是大白馒头的影子呀。

翌日，父母起个大早，把庭院打扫干净，再从屋里搬出麦捆，摊在院子里晾晒打轧，让粒秆分离。而我们小孩子则被赶进麦田里拾掉落的麦穗。热辣辣的太阳下，我们沿着一垄垄的麦田低头寻找，其实哪有几个麦穗啊，即使有，也是小穗，但我们每捡起一穗都很快乐。父母对我们常说的就是颗粒归仓。那年月，能吃饱肚子都成问题，小小的我们，对每一个麦穗都知道珍惜。

从那一年开始，麦田的种植和管理就由我们自己负责了。当时在上学的我，不知道父母是怎样辛苦劳作的，只记得第二年麦收时，学校放了两周麦假，我们拿着镰刀去割麦，拿草绳把麦子捆成捆，然后再把麦子捆运回家，一个个沉甸甸的麦捆高高地摞在院子里，占了大半个小院。父母的脸上淌着汗，但喜悦漾在他们的眉宇间，他们一边往家里背麦捆，一边商量着去哪个空地上打麦脱粒。有地排车的人家甚至把麦捆拉到几里外的公路上，通过来往的车辆碾轧脱粒。

那一年的麦收，我们既劳累又开心，因为经过自主管理，麦子产量比前一年高了很多。我们小孩子也跟着高兴，干起活来劲头十足，当时已经意识到以后吃白馒头的机会将大大增加。村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气氛，大人们呵斥调皮的孩子时，语调里都沾附着欢欣的因子。

接下来的一年，由于管理经验的积累和水肥等外在条件的跟进，小麦的长势更好了，麦穗沉甸甸地支棱着身子，把麦秆压得直打战。望着灌浆饱满的麦子，村民们笑在脸上，喜在心头。但是临近芒种收割时，大家却又犯了愁，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：在哪里打麦脱粒？自家院子里巴掌大的地方或村里闲置的空地已经远远不够用了。

大家想出的办法是，几户人家联合起来，找个村头地块做个场院，即把土地平整、泼水、碾轧成干燥光滑结实的大场院。各家人把麦捆运到那个场院里，分别堆成麦垛，再排队依次打麦脱粒。轮到哪一家时，那家人就把自家的麦捆摊开铺在场院里，由牛拉着石碾在麦秸上“吱呀吱呀”地转圈，即“轧场”。一天完成一户。可是这么做也有个小弊端，就是每户都想往前排号，争取早一天把麦子收回家里。因为夏天的雨说来就来，谁家也不愿意麦垛淋雨，大家心里都装着一些农谚，如“抢收抢收、不抢就丢”“收麦如救火，龙口把粮夺”等。等待的日子真是心急如焚啊。

几年以后，由于良种的普及和科学种田的推广，小麦的产量越来越高，村民们联合做场院打麦脱粒的方式又不能满足每户人家的需求了。鉴于麦收必须抓紧一切有利时机，抢割、抢运、抢脱粒的实情，大家就在自家的责任田里选一块地方做场院打麦，麦子割下来，就近运到场院里，由拖拉机拉着石碾转圈打麦。村里有拖拉机的人家就做起了打麦盈利的生意，按小时收取费用。

在自家地里做场院挺方便，夜晚跟大人去地里护麦也不害怕，一家家的场院离得不很远，说话声音相闻。田野里夜虫欢快地鸣唱，天上的星星又亮又多。守着自家堆成小山似的麦垛，心里简直如同浸了蜜一样。但是大人们也不敢一直沉浸在喜悦中，他们要忙着预定拖拉机打麦，粮食一天进不了家门入不了粮囤，就不是真正的丰收。

今日今时，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，麦收时节，一辆辆联合收割机开进麦田，机器嗡嗡地转起来，麦粒直接装进袋子，麦秆同时被粉碎实现秸秆还田，一亩地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麦收，村民们待在田头坐等即可。

自此，麦收终于摆脱了镰刀割、人背麦、牛或拖拉机打场的局面，当年一场麦收一家人累个半死的日子不复存在了。曾经那一个个白晃晃、硬邦邦的场院，也已消失了，随之一起消失的还有场院里的忙碌场景和欢声笑语。

场院的消失，是时代进步的标志，是中国农业向着机械化、智能化大步迈进的鲜活缩影。走在新时代的田野上，农忙时节人不累。这么好的日子，我们非常喜欢！

（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，仅用其音）

